



戰鬥的王陽明

李浴日

總統說：「生活就是戰鬥」，王陽明先生的生活真是戰鬥的。

一般人都公認陽明先生是一個哲學家，思想家，實際上，陽明先生是一個戰鬥的哲學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；又可稱為一個戰鬥的學者，戰鬥的文化人。

陽明先生的戰鬥精神已養成於青年時代，這應從他有志於武事的時候說起，即先生十四歲時已學習弓馬，留心兵法，遍讀韜鈴之書，嘗曰：「儒者即思不知兵，孔子說：有文事必有武備，今區區之儒，平時致力於翫取功名富貴，又以詞章粉飾太平，臨事遇變，則束手無策，此為通儒之羞。」翌年隨父之同輩由京師（北平）出遊居庸關，縱觀塞外山川形勢，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。舉凡諸夷種族部落，及我方警備防禦計策，莫不詳詢悉問，又見那素為邊患的胡兒即騎射驅逐之，胡人不敢犯，歷一月始返北平。一夜夢謁馬伏波將軍廟，夢中賦詩曰

卷甲歸來馬伏波，
雪埋銅柱雷轟折，
六年關時尚不磨。

大概因慕伏波萬里長征，開疆闢土的偉績與精神，而夢作此詩。果然日後他竟成為第二個馬伏波，並在廣西梧州親謁伏波廟。

陽明二十六歲時在京師，更喜學兵法，對於孫子兵法尤有心得，今日可從先生的遺著中看到。年譜載：「當時邊報甚急，朝廷推舉將才，莫不連連請戰：『當時邊報甚急，朝廷推舉將才，莫不連連請戰：』」先生念武學之設，僅得騎射搏擊之士，而不能收精銳統馭之才。於是留情武事，凡兵家秘書，莫不精究，每遇賓宴，嘗聚果桃列陣勢為戲。二十八歲時曾試用兵法，演習八陣圖，並疏陳邊務，此為一篇燦爛輝煌的兵論。年譜載：「先生未及第時，嘗夢感寧伯遺以弓劍。是秋，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

墳，馭役夫以什伍法，休食以時，暇即驅演八陣圖，事竣，威寧家以金帛謝，不受，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，適與夢符，遂受之。時有星變，朝廷下詔求言，及聞韓雍猖獗，先生復命，上邊務八事，言極剴切。」日人高瀨武次郎博士在其著「王陽明詳傳」一書指出「先生日後從征討群賊建立偉勳的素養，即養成於此時。」

陽明在青年時代，由於學習武事而養成他的戰鬥精神，之後，不論在文化學術上或政治上都能同樣發揮他的戰鬥精神。軍事當然是戰鬥性的，但他在軍事上不屬於僅僅坐而談兵或在後方辦公事的，每次剿匪討逆都是親臨前線督戰指揮，因而博得「文武全才」的美譽，並非偶然，後人比為南仲武侯，亦非過譽。惜明末學習陽明者不知從陽明的生活和軍功上去理解他，學習他，只知從靜的方面，即所謂「坐禪入定」，去學習他的致良知，無怪造成「未流之弊」。但不能歸咎於陽明。須知陽明當時的靜坐是由於身體的多病，（咳嗽肺病）想藉靜坐作為養生之道，並非坐禪入定。三十一歲在刑部主事任內，曾告病辭職，築室於四明山的陽明洞，洞中風景清幽，隱居其中，行神仙導引術（養生法），以期祛除病魔。他雖學過道佛，不久便「悟仙釋二氏之非」。何況他向對門人每以「事上磨鍊」為訓，並闡明動的哲學說：「天道之運，無一息之停，吾心良知之運，亦無一息之或停。」

先從學術文化上看陽明先生的戰鬥精神：

陽明是對宋儒學說的革命者，他反對朱熹的「即物窮理」之說，認為支離叢脞。會依此格物，不得其理而病。至謫居龍場時，便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，把「格」改作正，「物」改作事。於答顧東橋

書說：「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，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也。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謂天理也。致吾心之天理於事物，則事物皆得其理矣。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。事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。」故陽明一轉而為道德哲學的提倡者，因為在沒有科學方法與科學儀器的當時，即物窮理，是搞不通的。又，他對程頤的矜持批評說：「聖人之學，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，不是裝着道學的模樣。」「聖人教人，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，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，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，人之才氣如何同得！」（傳習錄）他又評周（敦頤）程（顛）二子說：「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，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，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，自是而後言益詳，道益晦，析理益精，學益支離無本，而事於外者，益繁以難。」（別湛甘泉序）程朱派的學說到明代還是根深蒂固的，但他却不顧人家的非議予以批判，足見他的戰鬥精神。

又，他對當時的「舉業」批評也很厲害，勸人不要陷到舉業的泥淖裡去（即束縛於時文古文之中）而要志於聖賢之學。故又評當時的學者說：「世之學者，草繪句琢以誇俗，詭心色取，相飭以偽，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，非復人所能為，而取辯於言詞之間，古之人有所謂終身不能究者，今吾皆能言其略，自以為若是亦足矣。而聖人之學遂廢。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，而弊之所從來，無亦言之太詳，析之太精者之過歟？」所以他便致力樹立他「心即理」，「知行合一」，「致良知」的學說作為戰鬥之資。他到處講學，開書院，設學校，並刻印書籍，如古本大學，朱子晚年定論，象山文集及由其門人薛侃、南大吉等先後分別刻印他的傳習錄，以廣傳播，而建立他思想學說的堡壘，陽明先生真是一個文化戰士！

次說到陽明先生在政治上的戰鬥精神

陽明二十八歲舉進士時，即上邊務疏，剴切地指

出當時政治的腐敗說：「巨愚以為今之大患，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，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；為左右者內挾交蟻蔽賢之資，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；習以成俗，互相為奸；憂世者謂之迂狂，進言者目以浮躁，沮抑正大剛直之氣，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，故其衰耗頹場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。今幸上天仁愛，適有邊陲之患，是憂慮警省，易輟改觀之機也，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，懲艾而振作之者矣。」這是言人所不敢言的，其不怕得罪於官僚的戰鬥精神，真不愧明代一代精忠之臣。迄武宗初即位時（正德元年），宦官劉瑾弄權，罷斥大臣，逮捕諫官，倒行逆施，無所不為。南京科道戴銜、薄彥徽等彈劾劉瑾，被捕下獄，陽明異常憤慨，激於良知，乃首先上疏抗議，呼籲武宗追收前旨，准其復職，因觸怒劉瑾，竟遭廷杖四十，謫為貴州龍場（今修文）驛丞，像這一次的上疏抗議，是為人人所不敢為的，一種正大剛直之氣，直沖斗牛！

結果，陽明是勝利了，正德四年被赦歸，諡江西廬陵（今吉安）知縣，不數月劉瑾伏誅，陽明也便出頭了。此後在文化、政治、軍事上均有偉大的貢獻。

平定寧王宸濠後，竟又見忌於都督江彬、許泰、宦官張忠等，彼等發偽詔召陽明，以便誣陷先生擅離職守，陽明知其偽旨，拒絕前往，又向武宗誣說陽明將反，要武宗詔他面見，復拒之蕪湖，使不得見武宗，於是陽明便表示消極，以期水落石出，乃入九華山，每日晏坐草庵中，武宗以問張永，永以實密奏，武宗大受感動，謂「守仁是個學道的人，絕不反。」遂派陽明兼江西巡撫，赴日反任。又江彬欲不利於陽明，陽明曾擬計斬彬到武宗前，數其圖危宗社之罪，以死相抵，藉稍平天下之忿，被勸阻。

此外，陽明致書友人，亦曾隱約地描寫當時政治的腐敗說：「仕途如瀾泥坑，勿入在其中，如馬行潭田中，縱復馳逸，足起足陷。」（與陸元靜書）可是陽明在政治上雖橫遭打擊，但其戰鬥精神却始

終如一，他不會阿諛逢迎，只知忠君愛國，濟世救民，倘若當時朝廷能予重用，必可中興明室。

最後說到陽明先生在軍事上的戰鬥精神：

前面說過陽明先生的戰鬥精神，是養成於青年時代的學兵法，習騎射之時，在文化政治諸方面均有此表現。剿匪討逆的軍事方面尤為顯著。當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，奉命巡撫南贛汀漳等處，此為陽明用兵作戰之始。初到南贛時，即移文三省軍事當局，勉期起兵，三月之間，而漳寇平，旋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，給旗牌，得便宜行事，經年餘的艱苦奮鬥，便剿平廣集江西湖廣廣東邊境之巨匪。正德十四年六月，陽明奉旨赴福建討賊叛軍，行抵江西豐城時，聞寧王宸濠在南昌將舉兵造反，不待朝廷之命，遂返吉安，號召義兵，應付專機，其與當道書說：「今亦一面號召忠義，取調各縣機快，且先遣疲弱之卒，張布聲勢於豐城之處，牽蹙其後，天奪其魄，彼果遲疑而未進，若再留半月，南部必已有備，彼一離巢穴，生將奮搗其虛，使之進不得前，退無所據，勤王之師，四面漸集，必成擒矣。此生慮料若此，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，速遣能將，將重兵暨罪而南，以絕其北窺之望，飛召各省急與勤王之師。」陽明與藩閩戰鬥的精神，亦可於此函中見之。

廣西思平之亂，陽明奉命前往處置盧蘇和王受的叛兵，既兵不血刃而平定之，復見八寨、斷藤峽等地猶民流劫附近地方，為害已久，於回師時，會合盧蘇、王受的軍隊，不待奉詔，便宜行事，遂把八寨、斷藤峽等地綿亙三百餘里的獯洞，一一平定。這也是他爭取主動的戰鬥精神的表現。然而，這都由於致良知，他自己也說過：「我自用兵以來，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。」門人王龍溪記他訓告部眾說：「致知在於格物，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，平時執持愈緩，無甚查考，及其軍旅，酬酢呼吸存亡，宗社安危所繫，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，自照自察，一些著不得防險，一毫容不得放縱，勿欺

勿忘，觸機神應，乃是良知妙用，以順萬物之自然，而我無與焉。」（王龍溪全集）故陽明的每戰必勝，全在致良知，因為能致良知便是有道，而「道」為兵聖孫子列為戰勝大本的首位。孫子說：「道者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又說：「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，故能為勝敗之政。」陽明說：「道即是良知，良知原是完完全全，是的還他是非，非的還他非，是非依着他，更無有不是處，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。」又說：「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聖賢，雖常人亦無不如此。若無有物慾牽蔽，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，即無不是之道。」（均見王陽明全集）以此帶兵，何兵不心悅誠服，以此用兵，何兵不效死殺敵！

至於陽明在文化上與政治上的成就亦莫不由他致良知，致此良知於文化，則文化必清明；致此良知於政治，則政治必清明，今日我們學習王陽明，要了了解陽明是戰鬥的，不是清靜無為的，故我們必須學習他戰鬥精神，尤必須學習他致良知。

編後話

本刊為響應 總統信導陽明學說起見，特發刊「王陽明特輯」。因匆匆付印，自知未能盡善盡美，又因為篇幅無多，稍後寄到之陸宗輿先生：「王陽明學說與戰鬥精神」，周世輔先生：「陽明學說與心物合一論」，王聲源先生：「知行合一說之哲學比較觀」等文，均留下期發表。劉青衫先生為本社特寫「光武中興的長明大捷」一文，亦均因此次出版特輯，致未能刊出，均乞原宥！梁寒操先生最近曾有金門之行，對金門印象甚深，編者走訪，請為本刊特輯撰稿，適因公忙，即席筆錄近作「金樓曲」交本刊發表，謹此誌謝。